

第十回 警芳情密言傳心事 誇大口無意露奸謀

話說寶珠到了李府，墨卿邀請入內，到上房，見了舅母問好，又談了幾件事。李夫人道：「我新得一個戒指的花樣，倒也好看，上邊金鏈子有一尺多長呢。還有些小墜腳，是翡翠瑪瑙洗的，小頑意兒，我在寶和樓打了十幾對，明日著人來送大姑娘兩對，送你紫雲一對。」寶珠起身謝道：「又要舅母費心。」

正談著，李公已踱進來，寶珠忙上前相見。李公笑道：「來了一會子了？」寶珠道：「適才同大哥一齊來的。」李公道：「在你家來的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在許文卿處吃了飯來的。」李公道：「見許月庵沒有？」寶珠道：「談了好一會子呢。」李公笑道：「同那個書呆子談心，你頭也該疼了。」寶珠也笑道：「真有點子腐氣。我倒將二哥的喜事提了一句，老人家竟有許多推諉，好容易說得有點意思，說大世姊還可，要二哥發過科甲，才許過門。二世妹竟是個天仙化人，世界上少有的，輕易不肯許人家。」

李夫人道：「難道比我們大姑娘還好嗎？」李公笑道：「同那個書呆子講什麼？秀卿、文翰明天托文卿在內裡周旋，只要他夫人肯了，不怕此老作難。」墨卿笑道：「已同文卿說過的了。」李公道：「我明日再請張山人去走一趟。我家翠兒昨日已與你姐姐面訂過了，也請張山人為媒罷。要熱鬧就再請幾位，即如正詹事吳子梅，內閣學士趙敬，左都御史趙硯農，都是幾代世交，可以一約就到的。」

寶珠答應，李夫人定要留寶珠吃晚膳，寶珠道：「回去遲了，姐姐講話呢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不妨，有我呢。」寶珠道：「舅母一定留我，著人回去說一聲。」李夫人笑道：「你膽子太小，怕他幹什麼，他究竟怎麼利害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打得利害呢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你倒做了官，他還打你麼？你就給他打！」寶珠道：「敢嗎？記得那天二更以後，到房裡打我，把衣服脫了，單留個小褂子，拿藤條子亂打。我揚著袖子，讓了下手，他倒說我回手，捆我起來，打了還要跪半會子呢。」李公笑道：「看他一個柔媚女郎，怎麼倒有這些狠處，文翰明日格外小心為是，聽聽可怕不怕？」李夫人道：「男人沒個女人收管，還要上天呢。」李公大笑。

閒談一會，就在堂前用了晚飯。李公道：「早些送他回去罷，恐他姐姐講話，就是他母親也不放心呢。」寶珠謝了舅舅、舅母，墨卿送出來上車，跟班上馬，李府又派了幾名家丁送去。

寶珠回府，進了宅門，見內賬房裡燈燭輝煌，再到房門首一望，兩旁丫環僕婦，手中執著家法，排列兩行，寶林俊眼圓睜，長眉倒豎，惡恨恨坐在中間，松筠一言不發，兩淚交流，慘淒淒跪在地下。原來松筠連日被依仁勾引在外頑耍，寶林知道了，正在問口供呢。

寶珠看見，嚇得心驚膽碎，又不敢多問，更不敢插口，只得進來叫了一聲姐姐。寶林道：「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呢？」寶珠面如土色，回答不來。寶林知他膽小害怕，又見他低頭而立，倒心裡憐惜起來，反和著一分顏色，問了一句：「怎麼不言語？」寶珠戰兢兢的答道：「舅母定要留吃晚飯，扯住不放我，曾著人回來告訴姐姐的。」寶林點點頭。

寶珠慢慢退了去，到後邊夫人房中來，見夫人正在落淚，寶珠不知頭緒，只得呆呆的站在一旁。夫人命他坐下，一長一短，說依仁引誘筠兒出去頑笑，在大帳房裡私用五十多兩銀子，你姐姐盤帳知道的，對起來，筠兒沒有話講，只得招認，你姐姐把他帶到內帳房去了，打死了倒乾淨些，你去對姐姐講去。寶珠道：「筠兒原是不好，也要慢慢的管教，萬一打出事來，怎麼對得起爹爹呢？」說著，也就用帕子拭淚。

夫人歎道：「這種下流東西，也丟爹的臉，還累你姊妹兩個呢。」寶珠勸了兩句，進去請他生母到來，勸寶林替筠兒講情，自己就回房去了。改了妝，坐在案上看看公事，又同紫雲閒談，下了兩盤棋。約有三更時候，著紫雲先出去探看，眾人可曾都睡。紫雲進來說：「都睡熟了。」

寶珠輕移蓮步，踱出房來，紫雲提著絳紅燈、水煙袋隨在後邊。到夫人房內，見大丫 金子正替夫人燒煙，寶珠並不迴避他們，夫人見寶珠出來，道：「好孩子，此時還不睡麼？」寶珠道：「還同姐姐說話兒去。」夫人道：「不早了，快去快來罷。」寶珠答應。

走到後面，見兩邊房裡幾支大燭，照得滿室光明，一人不見。寶珠到對房帳桌上坐下，將帳看了一看，又把書一翻，見有幾幅花箋，寶珠取過來看，是詞句，微吟道：

可憐我水晶簾下懶梳妝，算盡風流帳。撇了金釵，換了羅衣，解了明，背了銀缸。但見那光分寶鏡花容瘦，卻不道響振金鈴錦帳。香陽台上，撩人夜色涼。只怕夢魂中，何處見檀郎。

右調《傾杯玉芙蓉》

凝妝上翠樓，春光半收嬌羞。笑解金翠裘，懶催鸚鵡喚梳頭。亦任紅綃遺恨，綠窗掩羞。曾記得背人隱語躡蓮鉤，鏡啟菱花怕見容顏瘦，可憐春來綠水流，春歸碧草愁，淚濕了咱衫袖。

右調《楚江羅帶》

落款龍紋女史戲筆。

寶珠看罷，口中不言，心裡暗笑，好個正經人！那天我做了兩首詩，就打得那麼利害，我今日也拿他起來，臊臊他的臉。又想使不得，他是得罪不得的，不必多事罷，對紫雲道：「你瞧！」紫雲也看了一遍，微微而笑道：「別惹他罷，沒有好處。」

寶珠反覆觀玩，暗道姐姐才學真好，我們雖會做詩、填詞，究竟總不如他說得有趣味。他如妝個男人，還要勝我幾倍呢！正看得出神，聽見外間腳步細碎，已進房來，寶珠忙把花箋藏過。起身見彩雲在前，提一盞明角燈，寶林淡妝素服，著一件藕白色羅衫，玉色百摺綢裙，簪簪婷婷的走來。寶珠道：「姐姐那裡去的？」寶林坐下道：「在內帳房查帳。你才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才進來。」

彩雲送上茶來，紫雲正要裝煙，寶林道：「你把煙袋給他自己吃罷。你同彩雲到那邊坐去罷。」紫雲就知道他姊妹有要話商量，就扯了彩雲一同出房。這裡姊妹兩個上炕，對面盤腿坐下，寶林道：「你今天何處去的？」寶珠道：「早間在許年伯那邊，替舅舅家二哥說媒。」寶林道：「允沒有？」寶珠道：「似有允意，還未定實呢。午後又同墨卿一齊回去見舅舅復命，舅舅說請張山人去再說呢。又對我講著兒親事，也請張山人為媒。」

寶林點點頭，沉吟半晌道：「筠兒全不要好，在你看如何呢？同詩書是對頭，專愛掄槍使棒，常隨著幾個保家的教習，同松勇在圈子裡亂舞亂跳，連日又被五房大哥引誘出去，私用大帳房裡五十八兩銀子。我看帳知道了，被我狠打一頓，知會帳房裡，一文不許私付。又把門上老頭兒松順，叫進來痛罵一場，發出去叫總管打了四十。從此門口出入號簿，格外吩咐嚴緊，晚間上鎖時交進來，再著總管內外查點人數，一點子疏防沒有。就是家裡這些帳房、管事，以及家丁人等，有幾個很不妥當，我得暇總來著實整飭一番。你明天在五房大哥面前也要說幾句。」寶珠道：「他本來不是人，雖說亦未必有用，他也不愛臉。」寶林道：「我倒替你愁，沒有個接手的，你如何收場呢？」寶珠低著頭，不說一句話。

寶林又歎口氣道：「妹妹，我真捨不得你，終日提心吊膽，受人戲侮，為的誰來？」說著眼眶一紅。寶珠一陣心酸，淚珠點點道：「姐姐也別為我操心，我顧一天是一天，各盡其心，對得住爹爹罷了。就是姐姐，也不可灰心，還照應他們，歲數大了，也該好些，萬一到那顧不住的時候，也只好付之無可如何的了。」寶林道：「你的事總有我，你放心就是了。你的心事，除我之外，連娘都未必知道。好在你今年才十六歲，還小呢。」寶珠一句總不回答。

寶林叫道：「彩雲，擰把手巾來。」彩雲、彩霞趕忙進來，送手巾的，送茶的，紫雲也來裝煙。寶林道：「我們南小街那個銀號管事的，甚不安分，明日換一個罷。」寶珠道：「那個管事的名叫蔡殿臣，是我們保定當舖裡姓劉的薦的，我聽他聲名不好，久已想說，卻不敢在姐姐面前多嘴，倒同崇年伯說過兩次。」

寶林道：「你是甚麼話，難道我一個人的人事麼？我就看出他光景來，你既如此說，就便宜行事罷了。如暫時沒有人，可著松勇的父親權管幾天。第一叫蔡殿臣交明白了帳要緊。至於崇年伯，年紀也有了，我們家裡事也太多，他倒有些忙不來，單是鹽務同這許多當舖，就夠他忙的了。他也只好當個總辦的虛名，奉行故事罷了，究竟離不了我操心，疏忽一點子，就有亂子鬧。前天老人家交鹽務總帳進來，狠碰我個大釘子呢，他一句沒有敢言語。」寶珠道：「崇年伯告訴我的，他年來多病，不要緊的事，就委他之令郎了。」

談了一會，寶林留他吃了蓮子。只見金子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太太說：二小姐有話明天講罷，天不早了，請回房早些睡呢，就是大小姐，也請安歇罷。」寶林道：「真不早了，你就去罷。」寶珠起身，紫雲點上紗燈，金子隨後，彩雲等要送，寶珠止住。走到夫人房內，夫人笑道：「打過三點鐘，別坐了，睡去罷。」寶珠答應，遂一直走進自己臥室，少不得還有些鎖事，不必盡言。次日早間，仍舊進衙門辦事不提。

再說依仁在府中，一住半年，原擬進京發財，不料仍舊畫餅，寶珠總是淡淡的，正是三餐老米飯，一枕黑甜鄉，終日遊手好閒，頗不得意。先見李、許二位可以巴結，遂刻刻恭維，此時也冷落了。後又有個劉三公子，聲勢甚大，如今同寶珠又不來往，遂無階可進。兩日引誘松筠出去，不想家裡又知道了，就是昨晚打松筠、松順，這些事鬧得沸反盈天，他豈有不知之理？今早起來，自覺無顏，又怕寶珠來請教他，心想出去走走，到何處去呢？想起柏忠同我頗好，又是同調，何不訪他一訪？遂出門到金魚衛來。

尋到小雜貨店間壁一個小門，敲了兩下，內裡出來一個老嫗，問是什麼人，來尋誰，依仁道：「柏先生可在家？」老婆子道：「出去一刻的工夫，到相府裡去了。」依仁少興，只得一步步踱回來，想想不如聽戲法罷。走了半箭多路，見柏忠在一家子門首站著，同個老者說話。依仁忙上前問了好，道：「適在尊府奉拜。」柏忠道：「失迎了，就到舍下坐坐去罷。」依仁道：「很好。」

柏忠回頭，對老者說，「我此刻同朋友回去，晚間來討信。大約公子是回不去的，你自己估量估量。」那老兒歎了口氣，也不答應。依仁看那老者有五十多歲年紀，衣裳破損，光景甚苦。瞥見門裡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，頗有幾分姿色，卻是旗妝，眉心有個紅痣，有豆子大小，如胭脂一般。依仁問道：「什麼人家？」

原來柏忠因寶珠之事，劉三公子大為惱他，一見就罵。柏忠無法可施，人急計生，見他巷口一家姓英的旗人，夫妻兩口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叫做寶玉，有八分姿容。柏忠以為可欺，就在劉三公子面前極力保薦，要討他做小。老夫妻同女兒相依為命，立意不行。劉三公子原是個色鬼，就將此事委把柏忠包辦。柏忠只顧討好贖罪，全不顧他人骨肉分離。

今見依仁問他，就一長一短卻說出來。此事在別人面前，再說些也不妨，在依仁面前說了，就有一場大禍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